

學知行仁

张仁锋散文随笔集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學知行仁

张仁锋散文随笔集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知行仁：张仁锋散文随笔集/张仁锋著. —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2015.10

ISBN 978-7-5033-2599-1

I. ①学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1191号

学知行仁——张仁锋散文随笔集

作 者：张仁锋

责任编辑：侯健飞

责任校对：马 涛

封面设计：李 戎

出版发行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：100035

电 话：66531659

E-mail：jfwjbs@126.com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/16

字 数：180千字

印 张：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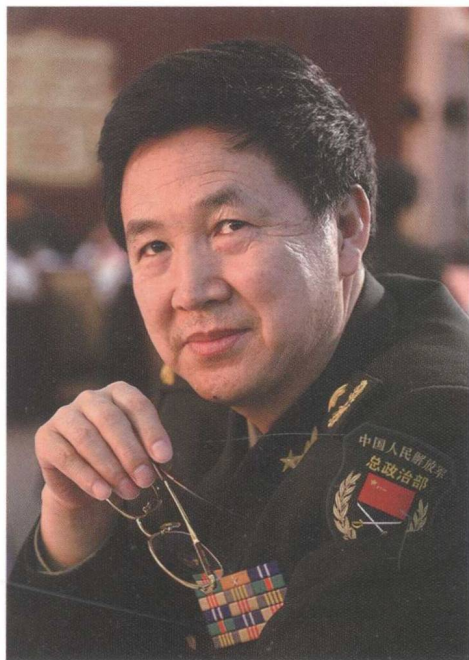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599-1

定 价：39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张仁锋，1957年7月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，1976年12月入伍，毕业于第一地面炮兵学校、东北工学院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结业。曾任连队副指导员、指导员、干事、副科长、副处长，总政某部副部长、局长、副政委，现任总装备部某部政委。

《学知行仁》是作者第一本散文随笔自选集，收入其中的25篇是2009年至2014年的作品，多数已在《解放军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过。

自序

吾少时，其志不在文；从戎初愿，欲长武事，不虞搦管司文，时变职迁，恍恍乎三十余年矣。其间文字，虽未详计，数百万言当过之；然皆军中文案，不宜外示，且手稿亦无片纸存焉。

吾好静喜读，但有间隙，必以卷持。所阅固不敢言广，其“三上之功”，聊可自诩。然读书之人，岂无立言之念？遂于近年，置日常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，凡动于心者，不计文体，遑论修辞，即诉诸笔端，不觉已累百篇。就教名家，言个中或文或诗，立意尚可，或有裨益于人者焉，不妨结集付梓。闻之窃喜，果如是，吾亦谬忝文苑也。况一则可呈师长，使之教诲有据；二则相交同道，以助文笔寸进；三则可资回味于已耄耋之年。故有此三益，虽浅陋显在，不敢藏拙；且吾书吾心，笔力或有不逮，然字字真情实感，以不咀他人余味是戒也！

古圣贤曰：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。乃此古今士子读书笃行之要也，以此砥砺，亦为吾平生所愿，故书名《学知行仁》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自 序	/ 001
-----	-------

■ 体悟人生

向苦涩的岁月致敬	/ 003
向往山那边	/ 012
心中的干枝梅	/ 022
那几座山，那几个人	/ 028
回家的路	/ 038
永远的营房	/ 044
仰望云门山	/ 048
寄给父亲的一封信	/ 060
父亲的茶雅	/ 067
hold住幸福	/ 074
淡泊者乐	/ 081
美，因心美而更彰	/ 085
美在苏里南	/ 091

非宁静无以致远	/ 104
读书随笔	/ 109
人生应与读书同行	/ 114

■ 文史钩沉

人间万象皆为诗	/ 127
纵死犹闻侠骨香	/ 134
报国英雄气 崇武忧时情	/ 170
走进诗意中的宁静	/ 187
关于边塞诗访谈录	/ 195
换个角度看唐僧	/ 235
成仁何必非身死	/ 256
八股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	/ 266
君子比德于玉	/ 275

体悟人生

向苦涩的岁月致敬

生活中有一种苦，那是一种艰难的人生磨砺。多少年再回首，感到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财富，其中的点点滴滴，竟有一种原生和古朴之美，会享受般地经常把它回忆。

我高中母校——内蒙古赤峰市初头朗中学，坐落在通往我乡下老家必经的路口上。在外漂泊几十年，多少次回家路过，虽然心里对它怀有深深的眷恋，只是在车窗内匆匆一瞥，没有时间迈进那个曾让我魂牵梦萦的大门，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却经常把它忆起。

那时的母校占地六七百亩，南面一半是教学区，操场北面两排分别是礼堂、食堂和校领导、老师的办公室，东西两侧分别是三栋教室和四栋学生宿舍，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砖瓦平房。北面一半是一大片菜园子，生产的菜主要供应老师的小食堂，大批菜下来的时候，学生食堂也能尝个鲜。

解决温饱问题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和家庭的头等大事，学

校实行寄宿制，吃饭由学生从家里带粮食换成饭票，带什么粮食吃什么饭，主要有玉米和小米两种。小米因为种植比较费工，抗灾力弱，产量比较低，一直是北方人喜爱珍视的食物，成语“黄粱美梦”中的黄粱指的就是小米。在粮食严重短缺的年代，小米就是上等的细粮，很少有家长舍得带给学校，因此我们在学校一日三餐的粮食基本是玉米。玉米主要有四种做法：粥、煮大楂子、蒸发面和钢丝面条。平时基本没有菜，记得到了春天，菜园子的菠菜下来后，能够喝上一阵子菠菜汤，五分钱一饭盒，二分钱也可以打半份。两三百学生就两个卖菜窗口，打菜时拥挤的叫喊声、饭盒的撞击声，犹如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挤火车和轮船时的场面。前面打上的同学往往叫喊着，高高举着饭盒从人群头顶上掠过，菠菜汤哩哩啦啦撒了同学一身，反正都是这样，别人也没有抱怨嗔怪，只是可怜排在后面的女同学，有时不仅打不上，还被撒上一身汤。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菠菜汤，盐水煮的菠菜，上面漂着几片叶子，汤微微泛绿，喝完汤后饭盒底会留下少许泥土。平时季节同学一般吃自己带的咸菜，其实多数时候根本就没有咸菜，因为每周回去带来的一罐头瓶咸菜，往往当天就被同学就着开水吃光了，平时吃饭基本就没有什么盐精。大楂子是早晚餐的主打饭，卖饭的张师傅打饭时总要把勺子晃动两下，给学生的饭量没有其他师傅多，学生都不喜欢到他的窗口打饭，背后还送他一个绰号叫“四分之三勺”。玉米最受欢迎的吃法是钢丝面条，学校有面条加工机，同学们轮流参加加工劳动，加工出来的面条热

气腾腾，可以一边加工一边吃，参加劳动时一般都能省一顿饭。加工面条时里面放进了盐，煮出来的面条咸滋滋的，吃时不用再吃咸菜，饭量大的一顿能吃二斤。学校没有饭堂，天气不好时在礼堂里卖饭，平时卖饭口就直接对着操场，同学打上饭后一般会在操场、树下、墙根席地而坐，三五成群，说笑打闹的欢乐代替了物质生活的艰苦。晚上是最难打发的时间，文体活动又少，肚子空落落的。自习时每个同学都会打上一饭盒白开水，边看书边哗啦哗啦用饭勺喝水，一饭盒喝完后往往会结伴再去打上一次。烧开水的师傅是个话痨，随便在哪儿聊上就挪不动身子。同学们晚上去打开水时他经常不在，有的同学为表达不满就不时搞点儿恶作剧，不是把锁眼塞满柴火棍，就是把凉水浇入锁眼中结成冰，气得烧水师傅一边骂一边点上柴火把锁眼化开，围观的同学通常都会殷勤地帮助开锁，也会帮腔谴责这种行为，但大家心里都知道，谴责声音最大的或许就是搞恶作剧的人。大家并不在意那种行为道德不道德，只是在苦涩沉闷的校园生活中寻求一点儿乐子而已。在学校食堂吃肉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，同学们会经常自己想办法搞点荤腥。学校墙外有一口枯井，井壁是用石头砌成的，里面住着很多麻雀。每年秋冬时，我们会在晚上用被子把井口盖住，用棍子把麻雀敲出来，把被子掀开一角，用手电筒从外往里照，受到惊吓的麻雀拼命地从掀开的被角往外飞，很多就成了我们的猎物，拿回去在灶膛里烧烤美餐一顿，也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party。

学生宿舍是南北相对的大通铺，每间宿舍能住二三十人，

惟有我们班住的是小房间，每间只住五个人。同学家庭生活条件不同，带的行李五花八门，家庭条件好的，被、褥、枕、毡子齐全，条件不好的就有什么带什么。我们班有个同学家里兄弟七个，生活比较困难，吃饭经常断顿，要向同学借饭票。他的行李也只有一条被子。宿舍里的老鼠窜来窜去，别人的行李都不咬，就专咬他的，一条单薄的被子被咬得到处是洞，逼得他只好在白天用绳子把被子捆起来吊在房梁上，悠悠荡荡，成为宿舍一景。大家分析主要是他身上油腻多，被子气味大，吸引了老鼠。同学开玩笑对他说：老鼠以为你的被子里包着肉呢。他的衣服也是一季一身，平时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。高三那年夏天，他的衬衣两个肘部全都磨出了洞，两个袖子几乎都要掉下来了，那样一直穿了很长时间，才看到他穿上了一件白粗布衬衣，听说那是家里积攒很长时间鸡蛋换钱为他做的。那时农村人有个习惯，天热就把衣服脱下来搭在肩上。他那件新衬衣穿上不久，一次放学回家路上，他和几个同学路过一个村头水井，口渴喝水时，顺手把搭在肩上的衣服放在井台上，喝完水忘了拿衣服就走了，等走了两里路发现后再回去找时，衣服已经不见了。等下周一返校时，他穿的是他弟弟的一件衬衣，衣服下摆刚过腰部，袖子也短，紧紧裹在身上，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。现在想起来有点儿悲凉，但那时大家见到他的样子哈哈一笑，心里并没有看不起和取笑的意思，因为那个时代家境都差不多，即使像我们家父亲在市里上班，我和哥哥还有一辆金星牌自行车骑着上学，家里也经常面临上顿不接下顿

的困境，妈妈总是为我们换季的衣服发愁。

我们上高中时正逢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展教育革命的高潮，四个高中班分为农技、农机、卫生和音乐四个专业班。我所在的班是音乐班，专业课主要是识简谱、写歌词，每人要学一种乐器。教室墙上挂满了用白纸抄写的歌曲，毛主席语录歌居多，一两个月会换一批。晚自习时，只要有一位同学奏响乐器，其他同学就会加入合奏，二胡、京胡、板胡、笛子、手风琴，无人指挥，也不讲音准不准、奏得齐不齐，只要吹响跟上就行，还会有同学轮番走上讲台引吭高歌。这样自发形成的音乐会每周都会有两三次，其他班的同学会挤在教室门口或趴在窗台上观看。在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，这是一道学校少见的风景。有些同学也会尝试写写诗和歌词，因为缺乏基本的文学修养，写出来的东西基本是革命口号。毕业时班里曾油印过一本诗集，班主任老师还以诗作序，有几句我至今能够记得：笔下波涛涌，纸上跃春光，技巧虽不熟，可心胸宽广，抒发革命豪情，谈吐美好理想，今天园中弱柳，明天国之栋梁。

那时学校的文体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，有篮球队、田径队和文艺宣传队，不仅校内定期有活动，还经常出去比赛、演出。我们班是音乐班，校文艺演出队主要以我们班的同学为主。我是学吹笛子的，也是学校乐队成员，平时每周都能有两次排练，节目形式主要是合唱、表演唱、乐器合奏、京剧选段、快板书等。到校外演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次。一次大概是一九七六年初，毛主席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和《念奴

娇·鸟儿问答》^①两首诗词发表后，学校演出队到在附近修铁路的铁道兵部队进行慰问演出。演出了什么节目已经完全忘记了，只记得那是有生以来吃得最丰盛的一次饭，鸡、鸭、鱼、肉、蛋等所有那个年代能有的好东西都吃到了，以至放假回家后我像见了大世面一样，兴奋地对妈妈讲述我吃过的东西，其中特别讲到解放军吃鸡蛋都用大铝盆盛。当那年底我征兵体检合格准备入伍时，妈妈幸福地对我说：你到部队后吃鸡蛋也用大铝盆盛了。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七月毕业前参加县中学生文艺调演，我们学校到老府中学参加演出。到达的当天晚上，正好赶上唐山发生大地震。强烈的震感使男女同学懵懵懂懂、不约而同地跑向操场，惊恐过后才发现大家只穿着短裤、胸罩，于是纷纷回去穿上衣服，一起躲进一间教室里。不知是谁出的主意，在一张桌子上倒立一个瓶子，发现晃动就通知大家赶快往外跑。第二天因为不知哪里发生地震、震级多大，所以演出还是按计划进行。等演出结束返回学校后，才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，中华民族遭受了一次空前劫难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是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和深刻印记。学校有位打更的老头无儿无女，退休后一直由学校供养着，自己住在一间小房子里，由于没有文化不识字，听学校广播成了他的主要精神生活。一天，老头神情严肃地找到学校

^① 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最初发表于1967年1月号《诗刊》，1976年元旦，中央以重大新闻的形式在《人民日报》重新发表了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，同时发表了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。——编者

革委会主任反映情况，说学校有反革命分子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原来他听学校广播站说，要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胜利前进，他认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“鬼道”，就是反革命，要求把写稿子和广播的人都要抓起来批斗。主任听了后给他解释说，轨道是指火车的轨道，比喻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又直又远。不知老人家坐没坐过火车、看没看过火车轨道，反正坚持认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“鬼道”就是反动。主任一看解释不通，就表扬他阶级斗争觉悟高，对毛主席无限忠心，并赠给他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哄得老头很高兴，才把他打发走了。或许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太过无聊，也或许是学生年龄小本该有的天性，经常有同学在厕所、教室、礼堂等墙上或者操场上，用粉笔书写“打倒×××”、“×××大坏蛋”等之类的话，你写我、我写你，成为一种校园文化，目的只是为了博取一笑，并无互相贬损攻击的恶意。一天，不知哪位同学在语录墙上毛泽东名字下写了“×××大坏蛋”。巧的是当天夜里下了一阵小雨，雨水冲刷使“×××”已经模糊不清，偏偏“大坏蛋”三个字依稀可见，连续起来看就成了“毛泽东大坏蛋”。这一情况被一位职工发现反映到学校里，立即被作为严重政治事件层层上报，很快县公安局就来了很多人展开破案。学校先进行了一通阶级斗争教育，让大家认识到阶级斗争新动向，相信学校里就隐藏着凶恶的阶级敌人，动员大家互相揭发，每个人都要送上笔迹以作鉴定。表面上看学校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，其实我们学生心中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思想上并没有多大压力。

折腾了大约半个月后，也没有搞出个头绪，公安局的人逐渐撤了出去。接着学校就放了暑假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。

我们班因为是音乐班，女生比较多。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，除了同村、初中同校的外，互相之间基本不联系、不说话，更没有谁和谁好的传闻。记得前几年放映《山楂树之恋》电影，当看到老三和静秋躺在一个床上身体没有接触时，现在的年轻人认为那不可能，人也太纯洁了吧；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位大姐看后却也说那不可能，那个男的也太流氓了吧。大姐的感受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真实。我们在排练节目时，男女生之间为了明确站在什么位置、动作做到什么程度有语言交流，而下来之后，即使在路上单独相遇，都会低头而过，像彼此互不认识一般。有些同班男女生之间在校期间甚至都没有过语言交流。我入伍从公社到县里报到那天，两位既是同班、又同在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两位女同学前来送我，在我登上敞篷解放车到开动的半个小时里，我在车上，她俩在车下，互相之间似看非看，没有打招呼，也没有道别祝福，甚至在汽车开动那一刻，连个挥挥手的动作都没有。多少年之后再见面谈到此事时，都感到不可思议，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场景。

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中，或多或少都会有艰涩和苦难，但当生活已经成全了每个人的“自己”时，那个年代的生活已经不可逆转地远离我们而去时，再回首往事，才会发现那份艰涩和苦难是“岁月的馈赠”，它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精神和品格，成为一幅映衬心底的优美图画，内化为一种可贵的生命